



【文化观】

除了当网红,书店又靠『混搭』吸引年轻人

当“借书、购书、看书”的传统界限被打破,书店的概念似乎越来越模糊了。从注重环境升级的“最美网红书店”,到售卖文创产品、饮品餐食成为不少书店的“标配”,打造融合阅读、生活、美学的多元化服务空间体系,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实体书店的生存法则。今年,火热的“剧本杀”也开始入驻书店,为读者与书籍的“相遇”提供了又一种新形式。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 宋说

引入“剧本杀”这种耳目一新的元素碰撞,吸引了部分年轻人走进书店。从2020下半年开始,由实体书店举办的剧本杀活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,意在使读者重新认识到书店的有趣。但对于年轻的消费群体和书店来说,“在书店里来一场剧本杀”似乎还未成为最优选择。

今年,上海的1925书局作为新华书店四川北路转型而来的新书店,开业后引入了全新的业态——“剧本杀”,引起了行业内的关注。7月3日,一场“七一”特别版“追寻·前行”红色剧本杀在该书店开启,吸引了30余名青年读者参与,体验了《追寻》《觉醒时代》《黎明计划》等一批红色主题的剧本杀。据了解,接下来“1925书局”还与“我是谜”合作,开展更多沉浸式、定制化的红色题材剧本,未来还将推出专属的书店主题剧本杀。

吵闹的剧本杀和安静的书店,看起来气质并不适配,一套桌椅、几款道具、数份剧本,就能组起一局剧本杀,但对于书店人文静谧的气质来说,剧本杀的冲击也是对书店合理布局空间的不小考验。“书店能开剧本杀吗”,在知乎上的这个提问下,大多数答案提到了独立、隔音等问题,气氛热烈的剧本杀入驻书店,成为不少习惯在书店读书群体所担忧的问题。

市场的反馈还未曾得到大面积验证,但从去年下半年开始,更多的书店加入了与剧本杀混搭的小浪潮。不仅北上广深的一线书店把剧本杀和书店“混搭”,山东、湖北、安徽、江苏、福建、四川等地的书店也多有涉足。

今年,青岛书城明阅岛24小时书店相继举办了3场剧本杀活动;5月,湖北鄂州鄂城区古城路的新华书店开始有规模地运作剧本杀活动;8月,福建大梦书屋也开启了剧本杀活动,剧本杀正在成为拓展实体书店消费场景的新手段。

在书店里玩剧本杀,是一场新兴行业与传统行业的有机结合,但为什么是书店选择与剧本杀“混搭”?面对线下剧本杀店面大批关门的形势,自有场地的书店加入一场剧本杀的活动,仿佛具有一种“得天独厚”控制成本的能力。

据闲鱼指数显示,今年四月,平台上以“倒闭了”为理由转卖剧本、道具、门店桌椅等的数量,较上月增加了110%,而近年来,部分独立实体书店利用本身自有的宽敞环境,只需简单布置就可满足一场剧本杀的硬件要求,实现了空间与空闲时间的充分利用。在全国开展剧本杀的书店中,大多数书店用一张隔音屏风,或者独立咖啡厅和包厢作为场地,与阅读区做出一定的间隔,即可邀请玩家入驻。

在湖北鄂州鄂城区古城路的新华书店,每个星期都会组织一场线下的剧本杀,该店利用书店内专门的咖啡休闲区域,不仅无需高额投入改造环境,还以低价格吸引了不少玩家。“19.9元一个人,还包括一杯饮品和一盘坚果类的小吃。”工作人员介绍说,“我们书店有很多剧本可

供选择,目前组织的一场是8月28日下午3:00——6:00,现在已经开展到第9期了。我们是链接报名的形式,最近这周的线下报名刚在群里发出来,一分钟就报满了。”当记者疑惑在咖啡厅这种开放性区域,是否会有其他同时进行的玩家影响体验感,店员则表示,“店内一次只开展一场,如果是自行包场怕有干扰的话,可以错开书店组织剧本杀的时间段。”

对于剧本杀已经小有规模的线下书店来说,场地有了,但目前“有”和“优”还有着一定的差距。在书店进行剧本杀活动大多只能依靠灯光、音乐、小道具等手段,对于沉浸式有要求的年轻人来说,这样的剧本杀环境并不是“高配”,爱好线下剧本杀的玩家小涵表示,“觉得书店和剧本杀不太搭,别人在阅读我在激情发言,无法想象的尴尬。”

26日上午,记者以玩家体验的名义致电青岛书城明阅岛24小时书店,该店工作人员介绍说,该书店前期主要做狼人杀,目前也有了开展线下剧本杀的活动,“我们购入了3款剧本可供玩家挑选,下周一的活动场次是59元/人,目前线下剧本杀已经举办过3场。”记者随后加入了该店玩家群,群内有公告显示,“5月15日开启明阅岛首期剧本杀,首期免费!限6个名额!”

不过,该店由于空间有限,目前暂无包间可提供,剧本杀在大厅进行,时间方面一般从晚间6点开始,没有小道具和服装等物品的提供,而且其他自习阅读的读者与剧本杀的玩家共用同一空间,想要包场的话,“周末包场晚间要700-800元/1小时”,周内的话差不多400-500元(1/小时)。”店员介绍说。

而对于更多大型连锁的书店来说,开展线下剧本杀则涉及到更多条件和用户体验方面的考虑。记者调查了解到,目前济南的线下书店基本还未涉及剧本杀活动的开展。贵和购物中心当书店的工作人员说,“目前对于其他城市的线下书店引入剧本杀,还未了解过。”泉城路新华书店的营销负责人则表示,“我们现在只在考察阶段,像济南新华书店的读者客流量很大,开展剧本杀如果没有单独的封闭空间的话,是会影响其他读者的。有一些独立书店可能因为读者少,条件比较合适。”

一些以“小”为特色的连锁书店,也并未有加入剧本杀活动的计划。济南经四路万达西西弗书店的工作人员表示,店内场地不允许,目前也并没有读者有这方面的要求,“不过想在书店来一场剧本杀也可以,店内的独立咖啡厅提供包场服务,收费标准是两小时起步,10人以下1000元。”

除了书香和文化,书店+剧本杀确实是贴近了“Z世代”年轻人的喜好,书店+电影院、书店+住宿……实体书店在跨界混搭的路上越来越会玩。但在书店与剧本杀的“混搭”中,如何带动门店其他业态销售?如何避免书店由此变为只是娱乐化的场地?如何给剧本杀的玩家提供更专业优质的环境体验?未来还有很多可为空间。

【人物志】

两位大师相继作古 邮坛再无“并蒂莲”

□云韶

小小方寸间,乾坤大世界。这句话称赞的是邮票。邮票虽小,但承载的内容却异常丰富。特别是在互联网尚不普及的时代,很多人都是通过邮票认识和了解世界。自然而然,设计邮票的人,也受到了人们的尊崇。

在众多邮票设计家中,刘硕仁、卢天骄夫妇无疑是最闪亮的星,他们两位有个雅号叫做“邮坛并蒂莲”。“并蒂莲”是极稀罕之物,前不久,济南大明湖只出现了几枝并蒂莲,便引发了全城轰动,足见其珍贵。而从刘硕仁、卢天骄夫妇的事迹和作品来看,他们绝对可以当得起这个称呼。

刘硕仁、卢天骄夫妇先后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。1953年,刘硕仁进入邮电部工作时,部里连他只有三位专门设计人员。而1954年参加邮票设计工作的卢天骄则是新中国第一位女邮票设计家。笔者在求学时,也曾对集邮产生兴趣。曾有幸在古玩市场上见到过卢天骄设计的邮票,只是当时囊中羞涩,没有买下,至今深以为憾。

卢天骄设计的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纪念邮票,在集邮界算是一个“传奇”。这届奥运会是我国重返国际奥委会后参加的第一届奥运会,意义重大。鉴于此,邮电部决定发行一套明信片,以纪念我国体育健儿在奥运会上取得的优异成绩,而且明确要求中国运动员每获一枚金牌,第三天就要发行一枚明信片。

以现在的技术来看,完成这个任务并不难。但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,想要完成这个任务却很不容易。那时我们的优势项目是什么,不得而知,什么项目能拿牌,也不清楚。这就要求设计者在比赛期间要时刻保持“战斗状态”,不能觉得这个项目我国实力不强,就放松警惕,毕竟,体育比赛的魅力就是“爆冷”,就是“以弱胜强”。

奥运健儿在赛场上努力拼搏,多个项目实现突破,消息传来,举国振奋。作为这个项目的负责人,卢天骄也深受鼓舞,为了第一时间能够顺利设计出作品,她把两餐并作一餐,把印刷厂的桌子当成睡觉的床。卢天骄这股劲头,也感染了印刷厂的工人们。大家将工厂当做赛场,一枚枚记载着中国荣耀的明信片就这样走进了人们的视野。当时,很多外国媒体都对卢天骄创造的“中国速度”,感到惊讶。

拼劲儿足,正是卢天骄的特点。这种特点不仅体现在她工作态度上,还体现在她的作品中。一般来说,拼劲儿足的人都是不愿意安于现状的人,反映到作品中,就是不落窠臼,不愿追随流俗。

卢天骄很多作品,便有这个特点。她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曾经接受了《武术》邮票的设计任务。当时的邮票,由于受政治环境的影响,形式上以大票幅为主,颜色则是追求大红大绿。卢天骄接受任务之后,经过反复构思,确定以白色做底,舍去边框,只在底部衬以一窄窄的红条,暗示练功的红地毯,看上去开阔、舒展,而她设计的武者形象,也没有身穿绿色的军装,而是着彩衣亮相,看上去格外生动。这种全新的风格,受到了集邮者的喜爱。加之,这版邮票采用了“对倒

印刷”的版式,更是开了新中国邮票之先。

除了这两套作品外,卢天骄还曾设计了《唐三彩》《周恩来同志逝世一周年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——欢庆》三套邮票和《牡丹花》《第二十六届乒乓球锦标赛》两张小型张。这些作品在新中国成立三十周年邮电部最佳邮票评选中获奖,占最佳邮票总套数的六分之一。此外,《宋庆龄逝世一周年》《中国女排获世界冠军》等首日封被评为最佳首日封;《中国古代钱币》获美国集邮爱好者及钱币收藏协会颁发的“一九八二年国家年度奖”。她本人也多次获“三八红旗手”红旗奖章。

如果说卢天骄的作品充满了拼劲儿,那刘硕仁的作品则充满了韧劲儿。打个比方,卢天骄的作品就像鸡尾酒,远观漂亮,近品新奇脱俗;而刘硕仁的作品则如陈年白酒,远观厚重,近品韵味非常。

这种韵味,来自于刘硕仁的好学精神。刘硕仁,自幼酷爱美术。他最喜欢的书是《芥子园画谱》,为了得到这本书,刘硕仁经常为了省钱不吃早饭。在进入中央美术学院学习之前,刘硕仁还曾在京华美术学院国画系学习过一段时间,受教于邱石冥、蒋兆和、李苦禅、娄师白等人。这些大师为刘硕仁打下了坚实的国画基础。

刘硕仁在中央美术学院学习时,曾拜张光宇先生为师。张先生曾给他说过,作画时要先做加法,后做减法。因此他每涉及一套邮票,必先深入了解相关知识,掌握尽可能多的形象资料,而在具体表现时,则要尽量去掉一切不必要的笔墨,力求简练。

其中,《京剧脸谱》这套邮票在刘硕仁的作品中,属于“命运坎坷型”,而这也让此套邮票的价格一直处于高位。这套邮票虽说发行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但是早在1963年,刘硕仁就已经完成了邮票的图稿,并已基本印完,决定在1964年发行,为此《集邮》杂志也曾预报了这个消息。但此时江青正搞“革命现代京剧”,该套邮票的历史人物面孔及其所代表的剧目因不合时宜而被停发,接着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,这套邮票又被诬为是未出笼的大毒草,而把已印好的《京剧脸谱》邮票全部毁掉,甚至连设计原稿、效果图和一些档案资料也都付之一炬。

1979年,刘硕仁根据劫后尚存的7种邮票样张,重新绘制了孟良、李逵、黄盖、孙悟空、廉颇、张飞和窦尔敦。而鲁智深脸谱的原稿、票样均被毁坏,因此他观看了彩色影片《野猪林》,并得到京剧演员袁世海的指点帮助而绘制完成。

除了《京剧脸谱》之外,刘硕仁还曾设计了《蝴蝶》《菊花》《奔马》《西厢记》等多套邮票。其中,他设计的《中国古代建筑——桥》《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》邮票首日封曾经获最佳首日封奖,《京剧脸谱》《白鬃豚》在日本被评为1980年中国最佳邮票。

不幸的是,两位大师在今年八月份相继离世,这个消息令全国集邮爱好者悲痛惋惜不已。如今,我们只能从邮票中,追忆两位大师昔日的风姿,怀念那令人振奋的岁月。